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續世說 德行

梁劉遵為皇太子中庶子，卒，太子深悼惜之，與其從兄孝儀令曰：「賢從弟中庶，孝友淳深，立身貞固，內含玉潤，外表瀾清。言行相符，終始如一，文史該富，琬琰為心，辭章該博，元黃成彩。既以鳴謙表性，又以難進自居，益者三友，此實其人。及宏道下邑，未申善政，而能使人結去思。野多馴翟，此亦威鳳一羽，足以驗其五德。」梁明山賓性篤實，嘗乏困，貨所乘牛。既售錢，乃謂買主曰：「此牛經患漏蹄，療差已久，恐後脫髮無容不相語。」買主遽追取錢。處士阮孝緒聞之，歎曰：「此言足使還淳反樸，激薄停澆矣。」

梁庾域母好鶴唳，域孜孜營求。一旦雙鶴來下，人以為孝感；子輿亦有孝行，父卒於蜀，子輿奉喪歸，至巴東灑瀨石瞿塘大灘，秋水猶壯。子輿撫心長號，其夜五更水忽退減，安流南下。及度，水壯如舊。時人為之語曰：灑瀨如樸本不通，瞿塘水退為庾公。

梁顧協清介有志操，初為廷尉，正冬服單薄。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，憚其清嚴，不敢發口。謂人曰：我願解身上襦與顧，顧難衣食者，竟不敢以遺之。

宋甄彬有行誼，常以一束苧就州長沙寺庫質錢。後贖苧。還於苧束中得金五兩。以手巾裹之。彬送還寺庫，寺僧以半與，彬堅然不受。曰：五月披羊裘而負，薪豈受遺金者邪。

宋郭世通於山陰市貨物，誤得一千錢。當時不覺，分背方悟，追還本主。錢主驚歎，以半與之，世通委之而去。

唐河間王孝恭次子晦，私第有樓，下臨酒肆。其人嘗候晦言曰：「微賤之人。雖則禮所不及。然家有長幼，不欲外人窺之。家迫明公之樓，出入非便，請從此辭。」晦即日毀其樓。

溫大雅改葬祖父，筮者曰：「葬於此地，害兄而福弟。」大雅曰：「若得家弟永康，我將含笑入地。」葬訖歲餘卒。弟彥博官至端揆，年六十四；大有為中書侍。

陳叔達賜食於御前，得蒲萄，執而不食。高祖問其故，對曰：「臣母患口乾，求之不能致，欲歸以遺母。」高祖喟然流涕曰：「卿有母可遺乎。因賜物百段。」

霍王元軌，高祖之第十四子。魏徵與之言，未嘗不自失也。為徐州刺史，與處士劉元平為布衣之交。或問元平王之所長，答曰：「無長。」人問其故，元平曰：「夫人有短所以見長，至於霍王，無所不備，吾何以稱之哉。」

太宗謂虞世南有五絕：一德行，二忠直，三博學，四文詞，五書翰。

薛元敬與伯收、族兄德音齊名，時人謂之河東三鳳。收為長離，德音為鸞，元敬年最小，為鵷。天策府參軍兼記室時，房杜處腹心之寄，深相友托。元敬畏於權勢，竟不知狎。如晦常云：「小記室不可得而親，不可得而疏。」

崔仁師治青州逆獄，惟坐魁首十餘人，餘皆原免赦。使至青州，更訊諸囚。咸曰：「崔公仁恕，皆無異詞。」又刑部以賊盜律反逆緣坐兄弟沒官為輕，請改從死。仁師駁議，以為父子天屬，兄弟同氣，誅其父子，足累其心。此而不顧，何愛兄弟。竟從仁師之議。

唐臨為萬泉丞，有輕囚十數人。會春暮時雨，臨令歸耕種，與之約，令事已自歸。令爭之，臨曰：「請自當其罪。」令在假，臨出囚，囚皆感恩，貸至時畢集詣獄。臨由是知名，後為大理卿，高宗親錄囚，前卿所斷者叫號稱冤，臨所入者獨無言。帝怪問狀，囚曰：「唐卿所斷，既非冤濫，所以絕意爾。」帝歎曰：「為獄者不當如此耶。」

張文瓘為大理卿，嘗有疾，諸囚相與齋禱，願其視事。當時咸稱執法平恕。上元二年，文瓘拜侍中，諸囚聞改官，一時慟哭。其感人心如此。

徐有功為蒲州司法吏，人感其恩信，相約曰：「若犯徐司法杖，眾必斥罰之。」由是爭用命，終於代滿，不戮一人。時周興嗣來俊臣用事，有功為理官，以執政枉獄，前後三經斷死，而執志不渝。酷吏為之少衰。時人比之於張焉。或曰：「若獄官皆然，刑措何遠。」

陸象先清淨寡慾，不以細務介意。言論高遠，雅為時賢所伏。崔湜每謂人曰：「陸公加於人一等矣。」太平公主用事，宰相岑義蕭志忠崔湜咸傾附之，唯象先孤立，未嘗造請，亦以此免禍。

狄仁傑為並州法曹，有同府法曹鄭崇質，母老且病，當使絕域。仁傑曰：「太夫人有疾而公遠使，豈可貽親萬里之憂。」乃詣長史蘭仁基，請代崇質行。時仁基與司馬李孝廉不協，因謂曰：「吾等獨無愧耶。」相待如初。後為平章事，則天謂曰：「卿在汝南時，有譖卿者，欲知其人乎？」仁傑謝曰：「陛下以臣為過，臣當改之。陛下明臣無過，臣之幸也。不願知譖者。」則天歎息。

杜暹弱冠便有誓，不受親友贈遺，以終其身。及卒，尚書省及故吏贈贈者，其子孝友，遵其素約，皆拒而不受。

楊綰久積公輔之望，及大拜詔下，朝野相賀。綰素以德行著聞，質性廉貞，車服儉樸，居廟堂未數日，人心自化。御史中丞崔寬家富於財，有別墅在皇城之南，池館台榭為當時第一，寬即日毀折。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聞綰拜相，座內音樂減散五分之四。京兆尹黎乾驕馭百餘，亦即日減損留十辟而已。其餘望風變奢從儉者，不可勝數。其鎮俗移風若此，人以為在楊震、丙吉、謝安、山濤之上。

郭子儀事上盡誠，臨下寬厚。所至之處，必得人心。田承嗣方跋扈魏州，傲狠無禮，子儀嘗遣使至承嗣處，承嗣西望拜之曰：「茲膝不屈於人若干歲矣，今為公拜。」李靈曜據汴州，公私財賦一皆遏絕，獨子儀封幣經境，持兵衛送。其為豺虎所服如此。代宗不名，呼為大臣。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二十年。校中書令者二十四，權傾天下而朝不忌，功蓋一代而主不疑，侈窮人欲而君子不之罪，富貴壽考八十，繁衍安泰，哀榮終始，人道之盛此無缺焉。

李勉為江西觀察使，部人有父病，以蠱道為木偶人，署勉名位，瘞於其壘。或以告勉，勉曰：「為父禳災，亦可矜也。」舍之。

權皋為安祿山從事，察祿山有異志，欲潛去，又慮禍及老母。天寶十四年，祿山使皋獻戎俘於京師，過福昌，福昌尉仲謨，皋妹婿也，密以計約之。比至河陽，詐以疾亟召謨，謨至，皋示已啗，瞪謨而瞑。謨乃勉哀而哭，手自哈襲。既逸皋而葬其棺，人無知者。從吏以詔書還。皋母初不知，聞皋之死，慟哭傷行路。祿山不疑其詐死，許其母歸。皋時微服匿跡，候母於淇門，既得侍其母，乃奉母晝夜南去。及渡江，祿山已反矣。由是名聞天下，其子德輿為相。

涇師作亂，駕幸奉天。兵部侍郎劉乃臥疾在私第，賊泚遣使以甘言誘之，乃稱疾篤。又令其偽宰相蔣鎮日來招誘，乃托瘴疾，灸灼遍身。鎮再至，知不可劫脅，歎息曰：「鎮亦嘗忝列曹郎，苟不能死，以至於斯。寧以自辱羶腥，復欲污穢賢哲乎？」獻欬而退。乃聞駕再幸梁州，搏膺呼天，絕食而卒。

淮西之師汴帥韓宏，驕矜倔強，常倚賊勢索，朝廷姑息。惡李光顏力戰，陰圖撓屈，計無所施，遂舉大梁城，求得一美婦人，教以歌舞弦管六博之藝，飾之以珠翠金玉衣服之具，計費數百，乃命使者送遺光顏。冀光顏一見悅惑，而怠於軍政也。使者即齎書先遺光顏壘曰：「本使令公憂公暴露，欲進一妓以慰公征役之思。」光顏曰：「今日已暮，明旦納焉。」詰朝，光顏乃大宴軍士，三軍咸集，命使者進妓。妓至，則容止端麗，殆非人間所有，一座皆驚。光顏謂來使曰：「令公憐光顏離家室久，舍美妓見贈，誠有以荷德也。然光顏受國家恩深，誓不與逆賊同生日月下。今戰卒數萬，皆棄妻子蹈白刃，光顏奈何獨以女色為樂？」言訖，泣涕嗚咽。堂下兵士數萬皆感激流涕，乃厚以緜帛酬其來使，俾領其妓自度上而回。自此兵眾彌加激勸。

柳公綽丁母崔夫人之喪，三年不沐浴。事繼母薛氏三十年，姻戚不知公綽非薛氏所生。

柳仲郢為牛僧孺辟客，李德裕知其無私，奏為京兆尹。仲郢謝曰：「下官不期太尉恩獎及此，仰報盛德，敢不如奇章公門館。」德裕不以為嫌。仲郢常感德裕之知，大中朝李氏無祿仕者，仲郢領鹽鐵時，取德裕兄子從質為推官，知蘇州院事，令以祿利贖南宅。令狐絢為宰相，不悅仲郢，與絢書曰：「任安不去，常自愧於昔人；吳詠自裁，亦何施於今日。李太尉受責既久，其家已空遂絕蒸嘗，誠增痛惻。」絢深歎與。從質正員官徐晦為楊憑所薦，憑貶臨賀尉，交親無敢祖送者，晦遂至藍田。時權德輿為相，與憑交分最深，聞晦之行，謂晦曰：「無乃為累乎？」晦曰：「布衣受楊公之眷，方茲流播，何忍不送？如相公他日為奸邪所譖，失意於外，晦安得與相公輕別。」德輿稱之於朝，中丞李夷簡請晦為監察，曰：「聞公送楊臨賀，肯負國乎？」

任迪簡為李景略判官，性厚重，嘗有軍宴行酒者，誤以醢進迪簡，以景略性嚴，勉為盡之，歸而毆血。軍士聞之泣下。及景略卒，軍士皆曰：「判官仁者，奉以為帥。」

王義方坐與刑部尚書張亮交通，貶儋州吉安丞。貞觀二十三年改洺水丞。時張亮兄子皎配流在崖州，來依義方而卒。臨終托以妻子，及致屍還鄉。義方與皎妻自誓於海神，使奴負柩，令皎妻抱其赤子，乘義方之馬，徒步而還。先之原武葬皎，白告張亮。送皎妻子歸家，乃之泊水。

元德秀字紫芝，以不及親在而娶，終身不婚。曰：「兄有子以祀先人矣。」先是兄子無乳媪，德秀自乳之，數日漣流，兄子能食乃止。其後兄子婚娶，以家貧無以為禮，求為魯山令，以誠信化，秩滿結廬陸渾山，有長往之志。屬歲饑，庖廚不爨，彈琴讀書，怡然自得。房管每見德秀，歎息曰：「見紫芝眉宇，使人名利之心都盡。」及卒，門人相與謚為文行先生。

元德秀為魯山令，有盜繫獄，會縣界有虎暴，盜請殺虎贖罪。德秀許之。胥史爭曰：「盜詭計苟免擅放官司囚，恐為累也。」德秀曰：「吾不欲負約，如有累，吾自當之。」即破械出之。明日盜負虎而還。

後唐刑部侍郎鄭韜光，字龍府，自襁褓迨於懸車，凡事十一君，越七十載，所任無官謗，無私過，三持使節，不辱君命。士無賢不肖，皆恭已接納。晚年背偃，時人咸曰：「鄭偃不迂。」平生交友之中無怨隙，親族之間無愛憎，恬和自如，性尚平簡，及致政歸洛，甚愜終焉之志。卒年八十。

後唐趙光逢幼嗜墳典，動守規檢，人目為玉界尺。弟光允為平章事，時謁問於私第語及政事。他日光逢署其戶曰：「請不言中書事。」清淨寡慾端默如此。光逢兩登廊廟，四退邱園，百行五常，不欺暗室。搢紳咸仰，以為名教主。

呂克為滄州節度判官，劉守光攻陷滄州，克被擒族誅，子琦年十五，將就戮。有趙玉者，幽薊義士也，久游兗門，見琦臨危，給謂監刑者曰：「此子某之同氣也，幸無濫焉。」乃引之俱去。琦病足，玉負之而行，逾數百里，變姓名乞食於路，乃免於禍。琦仕石晉，至兵部侍郎。高祖將以琦為相，忽遇疾而逝。常以玉免已於難，欲厚報之。玉遇疾，琦親為扶持，供其醫藥。玉卒，代其家營葬事。玉之子曰文度，既孤而幼，琦誨之甚篤。及其成人登進士第，尋升宦路，琦之力也。時議者以非玉之義不能存呂氏之嗣，非琦之仁不能撫趙氏之孤。惟仁義二公得之。燕趙之士流為美談。